

华夏出版社

李发模 著

魂

呻吟

李发模



题

魂 啸

李发模 著

华夏出版社
1991. 北京

魂 啸

李发模 著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贵州遵义市彩印厂印刷

(贵州遵义市碧云路21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字数126千 插页8

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80053-874-5/I·221

定价3.50元

裂变之啸 啸痛于心

——读李发模诗集《魂啸》

陈春琼

倘若时代潮流有如百川，社会该是盈亏自如的海，无数风流或不风流的人熙熙攘攘而来又熙熙攘攘而去，无数情理之外或情理之内的事层层叠叠发生又层层叠叠消失；无数标新立异或循规蹈矩的思想汹涌涌涨潮又汹涌涌退潮……海永远以深沉的蓝色涵汇着或人或事或思之潮。

在这无涯的大海上，有庄子扇动彩色的翅膀翩翩成一朵迷幻的浪花；有丧家之犬般奔走劳碌却无济于世而最终不得不杏园育才的孔子的深沉的海呼；有商鞅昂昂然的潮吼；有屈原回肠荡气的绝唱；有剑光冷冷于其上酒意浓浓于其中的李白诗浪的撞击；有长歌当哭，哀苍生而欲死的诗圣的恸啸；有陆游辛弃疾的沙场号角；有龚自珍黄遵宪秋瑾的启蒙疾呼（可着怪得紧，中国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向来就职、权、利分工不明确）。千千万万、无以数计的浪潮和呼啸总成了这片瑰丽的海、魔幻的海。但是，古国毕竟太古了，这海毕竟太深沉了，尽管起义的旗帜翻飞，战争的烽火延绵，这海依旧，多少哀痛和愤发只化作沉闷的轰鸣。

百代瞬息而过，靡靡之音靡靡而过；风花雪月伤怀而过，针砭时弊、鞭挞现实纠纠而过。贞观或乾隆的盛世们留下的只是金碧辉煌的海底遗迹。硝烟弥漫了海面，遗恨和希望在海中躁动……

而“五四”，只有“五四”！才以新的浪潮新的呼啸搅破了这片粘稠的海。随即，一发而不可收的浪潮倾斜了这古老的海。

封存的、禁锢的、压抑的终于抵抗不住夭桃红杏的诱引，开的开花、长的长叶。此时，一如压得太紧的弹簧骤然放开，难免有些变形，难免有些莫名左右的颤摇，于是偏风、歪风、倒风混迹于东风，忍不住地吹。

这片古老的浪呵，毕竟还未走入禅界，奋进的浪、迷惘的浪、探寻的浪、悲凉的浪、食欲的浪，以至于焕然着万千霓虹光彩而不知所从的浪裂变了这片大海。

如何理解这些浪？如何在浪中而不浪？诗人李发模大胆地把一片浪区送到了无影灯下：“欲把头脑如旭日弹向苍穹/而欲流又紊乱在我的发丝上/我站着/如连接天地两扇巨磨的磨心/……/我把我撕裂成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领工资的公民/——在戒尺和显微镜下夹尾做人/我拣拾磨碎的人生，拼凑自己/可是却把自己零星地卖给了/商场、书稿、旅程/四周围我的界桩又长出尖削的竹剑/我象一头困狮，为生存而温驯”（《魂啸》）这是他？抑或是他人？总之，无阴影可以藏匿那些不肯告人或不敢告人的浪里玄妙了：“我想高耸，却耸成一堆衰老的皱褶/我无数次向自己挥动道别的手势/不料挥手却给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我想躺成火葬场，又怕冒出绝望的黑烟/给灰冷的天空再散布绝望……/我把适应穿成一双美好的皮鞋/转身之际，穿在脚上的竟是自己/（《魂啸》）。诗人是否想从这种曝光中发掘人性、社会性、社会进程的悲喜剧性？不敢妄言，但是，大断层下的大裂变，大裂变中的自我审视、自我认识、自我更新总是历史盼得太久的珍奇，古老的海洋需要涵汇新的内容。

诗人李发模的诗集《魂啸》里的《魂啸》及其他的悲欢离合中，坦诚地以染血之刃剖开胸膛，刨出了心。人世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如何，诗人没有添花之笔去抹两朵蔷薇、画三枝玫瑰。他只是血淋淋地带伤长啸，啸得沉痛、啸得惨烈、啸得悲壮亦啸出无穷渴望：“啊啊！扒开白天，扒开夜晚/扒开自己/如亡命的瀑布，我朝自己跳/下/去/缘着那些表情的峭壁/跳/下/跳成一挂瀑布，飞溅的是自己的泪/跳成一头雄狮，置自己于一片敌视”（《魂啸》）。凡人，当以灵魂之弦与这啸声共振，不禁颤栗，不禁魂不守舍，不尽哀伤而后又不禁雄心勃发。

是的，能理解这啸声，能与这啸声共振者，当敢于从各种浪尖上跳下来、跌下来、散落下来，回归大海，然后以痛痛的微笑回答朝阳绚丽的呼唤，化为新的云布作新的雨而后升腾，升腾——

远海，有美人鱼化作泡沫。

远天，有七彩的虹桥引渡——

目 录

裂变之啸 啸痛于心(序) 陈春琼

第一辑

魂啸	(1)
魂遁	(16)
魂寄	(26)
魂悟	(31)
独白	(36)
诱惑的逃囚	(47)

第二辑

蜕变	(51)
一公仆·与他的一窝意识及一条狗	(59)

遇熊记	(68)
剥去人皮	(73)
飞高俯视自己各种姿势	(80)

第三辑

爱的细雨	(89)
八十年代回旋曲	(95)
黑色的星星	(116)
强者	(157)

第四辑

远村	(167)
爱的毁灭	(190)

魂 啸

1

扒开白天，扒开夜晚

扒开自己

扒开积压如泥土的恐怖、忧郁

我爆炸

爆炸时

岁月从尸骸边倒下，我

炸自己于一片敌视中

红肿的痛、苍白的悲嚎、以及黑心的

庆幸、过剩的胁迫全炸成碎片

划伤所有的同情和微笑……

我倒下

如破壳之蛹，魂展翅飞起

不要搜罗我以往的功过发白为魂幡

对诸君对权势对敌意都宣布和平

眼之剑入鞘，丢下世俗的恨事，我瞑目

瞑目

无视世态再不承受阴晴的重量

阳光伸开广场的手掌

是为平息我未死透的欲望而未么？

那个我真正地死了

2

如虹弓身饮海

伸入宇宙浩瀚的注视伸入裙浪下

销魂的涌泉

眼生犀牛之角，尾甩钢鞭

饮尽莫名之波划出的各种海岸

高昂起时空之头

俯视芸芸众生

有人失足于各色诱惑各样的美称

拔不出腿来

有人在瞳仁后偷窥自己盯在神图上的双眸

如浑噩蛰伏的虫卵粘在这世纪之末页

人格溅红的地毯上阿谀正风度翩翩

许多“目的”使追逐者目盲，凭依

名誉地位的拐杖

活泼泼被功利消化，然后肩他们成

一块块金字招牌……

而我却扒开自己出逃，卷起

飓风嚎叫

如野山勃起再生雄魂的繁殖力

支撑不仅为繁衍的土地

如野兽扑向瞄准的猎枪，血喷成
铺天的蝗虫剿食软骨与精神阳痿
喧嚣惶惶如犬，逼我
交出以往的自己

3

被嘲骂逐出童年，低头走向矮檐
抹泪，烟雨呀你可揣想过我
孤伶的脚步拐过街隅的心情吗？
笑容，只在夕照下一闪，泪即湿透衣襟
社会，你曾怜惜过我吗？

那时，故乡的乡情不属于我
旗帜下的优越不属于我
连一条泥泞的路也不让我宁静地走
那么现在又有什么属于我呢？

属于我的，只有——
拖累身后的模糊的猿影，泡进泪眼那片
潮湿的时日
我是嶙峋的苦难史私生的黑梦
扇黑天空，扇成月黑夜恐怖的血翅
飞起

黑血模糊的九万里鹏翼
啄开层层封裹的自己
浑沌轰然退却，黑血黑着我的喙我的爪
啄自己，撕自己

我暴露在深邃的哑默
我公开在野蛮的文明

4

施展魔法的季节，没收了
我种植梦幻的田亩
欲哭无泪的泪，滑成鞋下的泥泞
喘息，划伤在时空中
不敢滴下诚挚

我是被迫潜入暗流的一条亮色鱼
世界在各个方向张开了嘴
纵然奔逃如浪，沉默如山
仍难逃如谜的神秘，神秘的食欲……
千年积压的神秘之下，我是

不愿上钩的阵痛
逆反的思绪湿淋淋地缠于铁锚之上
大海以海藻养鱼
我以铁叉养自己

等时代从半睡眠状态醒来
等我游出暗河
信仰已那么苍老

5

欲把头脑如弹旭日弹向苍穹
而欲流又紊乱在我的发丝上
我站着

如连接天地两扇巨磨的磨心
旋转光芒澎湃的白天

鬼影绰绰的夜晚

我把我撕裂成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

领工资的公民

——在戒尺和显微镜下夹尾做人

我拣拾磨碎的人生，拼凑自己

可是却把自己零星地卖给了

商场、书稿、旅程……

四周围我的界桩又长出尖削的竹剑

我象一头困狮，为生存而温驯

在闪光灯前闪耀，在舒适的宾馆舒适

自学讲坛邀我指成才之路

婚姻杂志邀我幸福，幸福成

抵挡阴阳裂变的楷模

(可我心里在哭,含泪的笑怎能赚回隐痛啊)

又有谁知,我一次次登上阳台

一次次想坠楼结束激愤……

茫茫人海,我孑然一身,多想有人啊

有人依偎我这颗苍凉的心

我是一个惨遭失败的强者。哦,上帝

你揣想过我在人前弯腰的苦衷吗?

年华、爱情、遥远了的一切啊……

我从宇宙充血的盯视中望自己惊恐地后退

一路骨折

沿途变形

退成横跨两代的一座拱桥

潮退的生命河滩横尸喊渴的卵石

远浪外已长出一道道堤埂

无声偃卧沙滩,无声……

苔路延伸

绿洲退缩

炎凉逼视

6

时光如流流成一挂瀑布

问我是向上攀登还是向下纵跳
带着红土我攀不上天空
带着蓝天我逃不出凡尘
我想躲避山峰，山后有父母暮年的背影
我想逃向太虚，又被儿女的眼睛抓紧
饿鹰般的谣言又扑我，扑我成

天葬台上的遇难者
被啄得眼盲了，还要承担“影响”和“责任”
去秋的霜寒尚残留在额际
袖内又新添纷争撕扯的指印

我奔向任何一种欲望而任何欲望
都有人居住

我冒任何一种风险而任何风险都印下
踩过的足迹

我把残缺的手再次伸向眼色，我惊讶
缺乏温情的世界正躺在每个人眼里
我把企望伸向历史，我发现

人类的脖子伸得比历史还长
我返回期待，而每个期待都供应失望
我走向仰望天空的面孔，而每张脸
都凜冽一座冰山

我钻进那些哼哼的喉咙，又被过剩的
饱嗝呛成质疑……

我找生存的位置，却被位置丢失
我迎面碰上鼻青脸肿的自己

我肉体宇宙的器乱爆裂着
我精神太空的星体剧烈碰撞
我生命苍穹的那轮太阳燃烧着
喷为一座火山，火焰中
 窜出一群噬血的怪兽如虎似狼

7

怪兽出穴
冲向遮蔽不露的迷惑后的迷惑
冲向通往原欲的深邃之谷
如虎、如豹
缰绳挣脱缰绳，我挣脱我
面具落地，目光撑天而立
透盾之箭如鸟翅飞出惊悚
嗷！嗷！嗷！
避开事物的触摸，避开一切面影
穿透人类深处沉淀的无数荣辱
穿透浓黑的忧郁、咆哮的死亡
朝向站为俑者的自己
嗖！嗖！嗖——
断裂的鞭影一片血光

披着森林披着暮霭我曾是一座

电锯斧刃盯视的野山

面对风暴的吹捧我卷起林涛大哭大笑

攀上山顶的旭日突然很年少我很苍老

企图拔腿向年轻，已难穿过

冷漠的面孔刮冷风的瞳仁

想去世外的无人之境寻找宁静

又怕烦恼的宁静

哗变的意识隆隆地上升，如处女

无邪的纯洁无邪的纯真

上升过云海，我豁然心旷神怡

如远海伸众流之指索源过禁令……

我感到脚如桡片划动着自己

有眼神吮我

我便划向她富有弹性的激情

慢慢伸向峡谷无人荡舟的龙穴

深处啼鸣着千瓣黑梦

枯燥的外界缈无踪影

唤我莽荡为全裸的大江奔腾而去

唤我浩荡为千臂狂舞永恒

我眼界顿生空阔，搏动狂心